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一

元 郝經 撰

述擬

先初命經為決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

代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
後世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
駢儷之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為四六謂之官樣或

為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誥則以為野而非制故皆模
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
不敢自作強勉為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
弗可改已然而點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
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彥章
學經作句亦足自為要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
已故自東漢終於李唐為詔赦制冊檄書露布等述其
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為古文不復記錄近在儀真館與

書狀官苟宗道論次詩文雜著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為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光武大破尋邑於昆陽遣將破武關檄諭天下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天命未改豈容僭偽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

馮依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
失職坐視夷滅是用獎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
讐討賊今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羣神即皇帝位
於清水之上逆賊王莽椒房餘孽飾詐構偽夤緣為姦
適漢統之三絕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豁壑深固謙
遜卑讓象恭滔天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
號曰安漢其實篡漢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
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

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
色虛文自以為新於是黜奪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
俾為齊民至於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
不血食聿至於今奮其威詐逞其暴戾窮兇極惡過於
桀紂乃自以為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
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
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矧我宗室之人哉惟我
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於湯武孝惠文景武宣

文治幾於三代鴻恩厯惠暢浹壤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哀乎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偽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為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憑藉外戚恣偽矯誣豈令遂綰皇帝璽稱說天命乎且外戚呂霍上官裨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丘賜取宛又敗嚴尤陳茂下昆陽定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羣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

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
民宜各率先共雪讐恥誅莽釁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為
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尚為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襲
殺關侯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
軍伐吳移檄諭權

年月日尚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

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
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
天罰申明逆順庸示布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
逆而無黨則為惡者孤實繁有徒則為惡者衆故先王
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
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
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
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羣盜撐裂於

縣曹操父子闚闢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
蟠幽朔蜩屈漢南郁神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
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
功漢室破虜則訊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
使誅賊操誰知託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
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於赤壁堅
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兵權遂不復畏曹
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功讓能割吳越

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
夫豈我敵方為犄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
乃謀為僭竊妄肆姦兇志谿壑之無厭罪丘山而不大
顧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軍督
荊州關侯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為
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
分權江表置關侯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蹙操
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侯已威振許

洛懾服河南權祇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
關侯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為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
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
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為逆虜窟江湖之中經營
子孫之計一操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
漢所以必先誅權而後圖丕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交
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麾星飛電邁哭弟荆楚尸權
秣陵恢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讐之義爾皆世服於我有

漢乃二祖之遺民寬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豈
迷復覩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
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之王世為僭偽擯斥
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故三苗逆命終於
授竄夫差爭長自到幕下老勦驕恣利刃堪曾苟不以
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籍
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廟
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為權註誤俾為匪民乃祖乃

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干問罪宜去
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孽還于舊都大者
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為蠻夷逆虜者
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
郤屯于五丈原檄諭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

敵中表族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
賢禹湯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絕基命族屬之微斷祝
嗣續則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基僥倖必干先王
之誅昔后羿篡於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
莽中絕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
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
而有仁如徐偃賢如齊桓強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況
怙淫匪彛豈能盜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

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
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
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修德政恭簡愛
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
帝南勦勁越北討強胡東置朝鮮西定西域表章六經
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武皇帝剷除祲穢
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社稷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開
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神州中嶽不

拔之宗也歷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州四海盡
為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宦戚專朝隳敗王度
非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暨皇
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閭遺孽自其祖父騰與
左瑄徐璜瀆紊朝憲父嵩馮藉饕據台鼎弱昧漢道傾
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剝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
授以偏裨穿窬闚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修郊廟倒
持太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刦遷重為囚執逞其梟獍

之心肆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蹙威柄挾天子以令諸
侯祇將篡竊為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
植根柢于山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狼刑戮以立威
弑母后而帝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
刈人望族九江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
彥撈掠太尉楊彪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
皆中朝茂異衣冠領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昆
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鬼

賊冒繳遍寰宇機穽盈道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沓鄙
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
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
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縱與義烈扶
獎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
以伊呂之志為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房躬耕隴
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幡然而起為漢討
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敢

遂取既為漢賊又為漢臣狐媚梟伏謂天可欺逮其將死
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偽至此盡露逆丕嗣立公
為篡竊父以趙高為桓文子以浞羿為舜禹厭然自若
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絕先皇帝遂跨
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
於丕昇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
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內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
逆敵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土版

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偽妄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
出師義旗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濱非不能
將五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
舉燕趙但以一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
皆漢庭公卿之子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
未忘於祖宗豈遂違其君父是以不忍蹠血以自相殘
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寬仁之統
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

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偽定篡竊之賊耳雖據中原
漢有與主威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篡竊又不若莽之
強也祖孫一再傳以偽承偽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
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乎與其託於新造
危亡之僭偽覲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六葉之大漢天
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
疑矣且昔誅滅祿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
邑鬻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燃臍者王

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讐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偽庭之妖孽奉迎鑾輦還於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於高廟論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為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為義兵所以用
五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黃帝戰于涿鹿垂衣
裳以無為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
據河山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為之推亡
固存紛爭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
運啓昌期建皇極于中朝纂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
盛揖遜而興乃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粵惟吳楚實古
荆揚詩人刺為蠻夷春秋貶其僭偽逮孫權三分以自

立暨司馬六代以相傳競尋干戈月一易主殘并骨肉
歲幾弑君血淮海之橫波魚鰕盡赤污江湖之隙地草
木皆腥莽卓犖驚於門庭曹馬喧呼於傳舍至陳叔寶
尤極恣淫頸瘡猶帶夫藥刀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還女
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綺縠者千數肆為瀆侮
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之王氣珠壁飾臨春
之閣光耀半天沉檀構結綺之臺香聞數里祠宗廟則
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是崇蔑天弗畏趙高視事於

武帳垣已畫可於寶牀以江總為臯夔任孔範為伊呂
國益告病民不聊生踈斥忠良賊虐諫輔不止二十罪
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恤聽謠
言而弗悟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飛渡
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東
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
赦授臣以鉞致天之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
過庭而奉承筭略禡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之威將

率熊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
首尾並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
甲耀日忽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為江神賀若弼出廣陵
韓擒虎濟采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
當元日而驚睡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
秦淮以取建業前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莽於漸臺擒
虎自南掖門入宮若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
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

翡翠墮辱井之胭脂不啣壁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授
繩引之叔寶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東而上丙戌臣斬張
麗華施文慶沈容卿等以謝三吳執陳叔寶及偽王公
百司擁衛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偽朝盡為王士合三百
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為中國之人江漢被文王之
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乃聖乃神帝德
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役不更舉會
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以來始復

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厲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
震驚庸釋羣疑肆行大賚敷於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
之毒流致皇靈之壅底朕從太上皇帝糾昌義舉獎率
宗盟稱無辜而籲天為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
自斃於維揚翔霸上之師偽政行乎於伊洛化家為國

代虐以寬遂統承於先王乃撫治於方夏維爾萬姓甫
出阨危肆予一人退守藩服報臣子之節推尊榮於父
兄持恭遜之心全始終於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
寧締構姦克蘊隆讐敵變起蕭牆之內禍生骨肉之間
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
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
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
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天下

云於戲遭家不

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
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增祇慄無稔怙終之
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污共成新化咨爾有衆體予
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
十月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為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

用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
朕自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
而惟期于治祇務修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
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
謂隋三往而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
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
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弑君以逞以
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場疎

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絕島棄城而空濶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茲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於漢帝勝之不武祇以為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違大臣之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為朕帷幄之佐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大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恥朕不

及堯舜作佐時之臯陶致朕必如成康為制禮之姬旦
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
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
之遽天不憖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
斂忍視大還追登平土之司以為下泉之賜庶幾英爽
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
鑑誰弼予違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
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云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
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廷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
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
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
如鐵石凜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
以直盡心強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

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袁安匪中庸之
胡廣佑我先后相予沖人既撥亂以有為以中興而自
任革去神龍之弊追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
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
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居宜正位于中台復登
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
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
懋建大猷圖維極治茲朕無斁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

相云云

贈張巡揚州大都督制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況於
死節挺英靈而不散凜烈氣以如生重為褒崇庶慰精
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
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

胡能詭隨欲蹈東海屬逆胡之狂惡熾兇焰以燎天縱
史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
戰百合而氣益振賊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
窮屹承天之不周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
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眇子奇而事危罵
賊而嚼齒空齧乏食而殺妾饗士援絕乃陷不復求生
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為榮嗚
呼大節嶢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今孰可侔寔祖宗之

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
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巡同可
特贈荊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
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
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

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茲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傳說之
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勲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
陽王郭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俱全
沉雄而略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
科屬孽胡之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
雍豫而清京都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
事益殷而謀益深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
克壯佐周室之中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

虜壓之以誠孤軍逐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
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
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疎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
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
仍錫號為父師於戲富貴著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
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房辟穀為辭亦未盡善
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極其尊榮永俾稱
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賜號尚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為百世之師天不憖遺孰謂九原可
作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斂而庶以為榮故吏部侍
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
綜于四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
荀況揚雄為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與衍而得性命
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

疑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
邪說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
江大河龍翻鳳躍置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
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轂萬必注視片言而
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
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
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
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為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

申遺恨進長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
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
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祇邁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
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
於千載於今為烈道終否於九原盡焉傷心何以為訓

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
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
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衮衮
可喜以興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
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踐
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
又甚高宗之傳說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
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

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棄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冤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於今乃令忠直之賢啣恨而死不為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東

北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
聖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
莫寧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既
墜乃成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
圖鞏固德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
宗致唐治而肩成康植茲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
命紹復先王憲章以承天心勵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

平天子德本好生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
生於治遂令安底於危逆賊黃巢器實顓庸資乃樂禍
會稜氛以為氣包蛇虺以為心初無偷叔之謀豈有帝
王之意乘仙芝之鼠竊聚亡命以蝟興始則距躍于河
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蜚吳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
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
遂致姦兇恣行亂略鳩張而無所忌憚豕突而莫敢誰
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沒謂已有命乃啓異謀

奸踰王缺稱建偽號諸陵乏祀可勝抔土之悲萬乘蒙
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狹狹
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旌節遠在
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入衛曲
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為禡遂軟
血以成盟掃部內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建
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
已至褫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銳乃屯沙苑以

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為壯天悲惟譙雷萬鼓而一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橫驚衆怒欲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橫空三十里僵屍不斷雖已奪氣尚殲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搃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几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

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
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
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盾柵巷而排牆我乃投
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於西內自外城入於子
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偽官裂冠裳而請命萬騎一蹙
百道並攻賊窘相擊人自為戰蕩蜚血於魅穴薄死骨
於狸丘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闔賊乃大潰
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尾俱斷羽

翼皆殘鳥駭而衝獸窮則躩叱魯陽之日鬪又踰時見
鄢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衆已
燔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此
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祿山幾頓我
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申警於陛下使陛下以
之寅畏於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啓一日中興之運臣今
肅清禁署灑掃神京宸極巍巍罷孤鳴而梟噪雄都業
業復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

謀之士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元亮遂
殄菲劣何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蘊英
圖於殼內隲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材施致平之略委
任不僭授受是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為之宣力日出
而羣陰伏盜竊發以何為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
已橐弓却馬挈黎庶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痍于仁壽
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
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
王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
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偽梁
臣僚蓋聞田橫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
縫掖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
死生為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

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粵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
幾三百年雖紀綱寢以陵夷而德澤尚為龐厚鼎未可
以問其輕重厯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祿山肆其姦
兇而遂以殄滅黃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維
人心灼見天意偽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內寔姦雄初以
碭山之一夫亡入冤胸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
之諛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內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斂羽
戢毛以待風颭之會瞑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

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旄節適為養惡之謀分以
土田祇作資賊之計既蒙優渥乃寢騫騰伐叛捕亡收
貳以為已邑厲兵秣馬假義而逞異圖遂踐台司益封
王爵闕閫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于朝權叨求天寵又
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有四鎮之地
國賊崔盾知賊焰之方熾甚王室之甚微賣鼎命以外
交持天權而內劫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潛犄角
之機遙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盾以為宦官

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非
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
師因而覆沒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犯行在矢及
君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怒侯景渡
江而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遷墓以成園曹人兇懼乃抄
餽餉而遏惟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爨主父親
探于雀穀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
能岐託終入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

而効順極狐媚以欺人急于攘竊之私乃定劫遷之計
挈萬乘而不置挾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
其名士投畀濁流文物為之一空衣冠為之掃地乃蜚
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宮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
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人雖李氏之天王寔朱家之
日月甘行禪讓冀免誅夷懼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
弑大肆殺戮恣為矯誣誅成濟而貸賈充釋羽父而討
蔣氏大器既以入手孽運遂乃應天賊母后以示威立

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偽朝以鄙沓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心行夫狗彘之行擁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污穢我皇綱褻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絕三綱罪踰九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營不共討平有覩面目彼既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黃流直抵白馬背引趙
魏橫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
擣下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
會荆襄之師渡漢沔吳王則跨連淮海蟠亘東南厲三
吳之鋒進圍濠泗淬兩淮之銳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
逆心祭先皇帝掃寇穴而削偽號復唐乾坤立宜曰於
宗周奉世祖而歸漢其為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
忠首者王得其支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

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陵川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八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二

元 郝經 撰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
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
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東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

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
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
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
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向所論奏皆
為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
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
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
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

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俾諸執政番譯聞奏議
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
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
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
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
成都平大理躡轡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
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
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

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不急則微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次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剽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

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
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
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
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
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
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
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

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

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于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萬乘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

于遐徼之土細窮于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
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
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闢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
之多而吾長于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
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于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
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
危途遼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
易況于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為資無俘獲以

備後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
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
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
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
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
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
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
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

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
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
吾力而圖後舉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
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
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
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
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
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

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薈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後徒者使沿邊進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

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
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
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
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
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
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
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
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

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
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
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
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
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
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
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
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絕其

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
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
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
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
成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
布于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淝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
口南入于舒和西及于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
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

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

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

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

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

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

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

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度使

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

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于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徵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徵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輸廣萬里亦未

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
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
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
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
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
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
家盛全之力在于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

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
不可及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
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
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
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
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
搖蕩臣愚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
而在于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聞其

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
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
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已
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疫癘大
作不能登山以為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
議以覩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

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
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
與項羽校蠓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
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
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
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
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

位天位者也至于魏孝文雖不逮于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

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
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
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
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
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
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
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
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

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

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
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
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
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
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
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汾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
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
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

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汧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

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
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
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
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
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
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
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
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

省肱脾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闕隴隔絕錫喇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
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
去矣且阿哩克布克已行赦令令托里齊為斷事官行尚
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
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
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

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
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大王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
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
師亟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
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
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永
釋瓦解遣一軍逆先皇帝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錫喇
阿哩克布克摩該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
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扈牧圉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
天命厯數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遽旋
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

而陛下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
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
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
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
無言乎于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
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
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
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

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則

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
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
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飲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
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
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歡始則枵然終則
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
至也至于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于是羣
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

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
修完則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
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
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
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
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于
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

六七作于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
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國則曰昭烈一帝
于晉則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則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
則曰武帝一帝于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
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後周則曰世宗一帝于宋則
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
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
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

于盡亡天下不至于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于大亂綱紀禮義典章
文物不至于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
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
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于千載之下豈
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戮彞倫毒海內覆宗社
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庸懦者可為憫笑也國
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

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
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
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減金源蹂荆襄國
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于是時
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
之舉也而不為于是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
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
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材賦廢則國用

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懾服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

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
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
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
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
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
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
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
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

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
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
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
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
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
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
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
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

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
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
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
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
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
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
是又可以為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
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

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顓顓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拊姦邪更

相援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于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于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

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
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
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
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于人乎
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
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
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

為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母累于宵人不惑于
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
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
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
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
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

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
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董所及莫不臣服惜
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
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闕右河南北
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
近歲河陽三城亦在前渚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
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
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

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
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
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
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
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
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
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
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

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隸巴圖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于諸道河東土產菜多于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

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
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
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
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
于得白銀又至于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
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
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
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

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為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于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

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臆太

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

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
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
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
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
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
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
如因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
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

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
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
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脩錫喇穆爾
無備故掩而取之至于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
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
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
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下和林置
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

北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
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
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
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
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
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
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
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

可立矣六誅克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為分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

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

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刻良民縱橫為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

十四擴充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

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開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於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錫喇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

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錫喇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

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成
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穎置
一帥京東自睢毫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
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
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
臣愚微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
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陵川集卷三十二

謹案三十二卷第十二頁後七行烏珠舊作兀朮

今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一行錫喇舊作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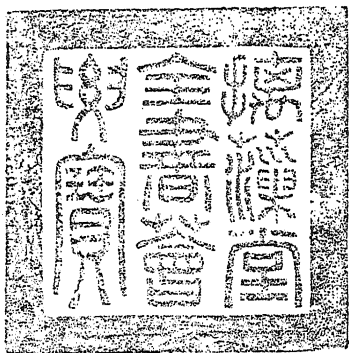
今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四行阿哩克布克舊

作阿里不哥托里齊舊作脫里赤今並改後倣

此 十五頁前八行摩該舊作摩哥今改後倣

此 二十四頁後四行巴圖舊作拔都今改

二十七頁後三行錫喇穆爾舊作昔刺木今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